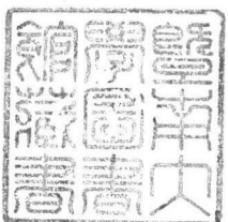


羅光全書 冊卅四

牧廬文集 (五)



臺 湾學生書局印 行

八十述往序

民國六十一年，幾位青年組織了先知出版社，要求我參加，以示鼓勵。我答應了，拿了錢出書，出版了《牧廬文集》。

那年，我滿了六十歲。六十為一甲子，為紀念一甲子的生命，把當時散佚的文章，收集起來，編輯了這部文集。文集分六冊；第一冊為羅瑪四記，早已出版；第二冊為台南五年，也已出版五年；下面四冊為台北七年，又分為述往，哲學，宗教，生活。文集出版不久，先知出版社因經營不良，即形倒閉。牧廬文集由我收藏，轉交學生書局，每冊改名出售，售書不多。

今年我滿了八十歲，在台北已住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內所寫的文章很多，或者是專書，或者編輯成集，都已陸續出版，祇有一些學術論文和演講稿，還存在莢子裡。到了八十，可以作一總結了；我把《牧廬文集》的原書重新編輯；前兩部仍舊，所改和所加不多；後面四冊完全改編，編為兩冊，一冊為牧靈編，追述在台北總教區的牧靈工作，一冊為文化編，追述在輔仁大學的文化工作。前兩部記事，紀述羅瑪和臺南的生活，文筆生動簡樸，頗能引人

興趣，後兩部說理，則嫌枯燥。原本想摘錄台北二十五年的日記，然和全書體裁不合。每段又過短，故放棄不抄。但就幾項具有歷史價值的事，摘錄有關日記，不爲稱功，而是爲歷史保留資料。現在錄出有關日記，還有有關人士在世，可以作證，日記不能有偽。

我的八十年生活，分成三大段：衡陽十九年，羅瑪三十一年，台灣三十年。衡陽十九年，十二年在南鄉老家，七年在黃沙灣修院。羅瑪的三十一年，九年求學，廿五年教書，十八年在駐教廷使館任教務顧問。台灣的三十年，五年在台南任主教，十二年在台北任主教，十三年在輔仁大學任校長。八十以後的歲月，全在天主之中。

我在七十自述，獻身五十年，八十向天父自責自慶的三篇文章裡，通盤說出了我對生命的感想。在這篇序文，我不再重複，因爲這三篇文章都收在本書的附錄裡，我現在要說的，是我的思想已經有定型，不會改變，在哲學裡，我的思想定型在生命哲學，宇宙爲天主所造，乃是一創生力，繼續進化，化生萬物，形成一生命洪流。在生活上，我的思想定型在基督結合一體，同基督負羞辱痛苦的十字架，補贖自身和人類罪惡，以崇拜天父的偉大，稱謝天父的慈愛，在這個思想的定型裡，我希望安渡餘年。

民國八十年三月十二日

羅光序於天母牧廬

牧廬文集（五）

目 錄

八十述往序

教育

輔仁大學校長交接典禮致詞	一
輔仁大學校長更換的日記	五
輔仁大學的教育理想和現況	三七
急需推動全民倫理教育	四三
先總統 蔣公所指示的倫理教育	五一

從中華文化談道德教育 ······	六三
社會倫理教育 ······	七一
大學的人格教育 ······	八一
天主教學校的目標和應有的特色 ······	八九
儒家和天主教的人格教育比較觀 ······	一〇一
當今中國大學生的價值觀 ······	一一七
向畢業同學講話 ······	一二九
校長向畢業生講話 ······	一三五
善用教育經費建立學術教育基礎 ······	一三九
開放教育權導正教育風氣 ······	一四五
人文教育的基本概念 ······	一五一
校長的話 ······	一六一
校長羅總主教在翡翠灣全校導師會議致詞全文 ······	一六七
全校導師會議校長致詞全文 ······	一六九

哲學

愛心教育 ······ 一七三

王船山的歷史哲學 ······	一七九
中華民國第一屆國際哲學會議 ······	一〇七
中國人的歷史觀 ······	二二一
由價值觀看中國的未來 ······	二三一
中國的歷史觀 ······	二四一
中西倫理的根基 ······	二四九
王船山對後代三百年學術的影響 ······	二六三
中國哲學的時代意義 ······	二六九
生命在儒家的意義 ······	二七七
隋唐佛教哲學思想史後記 ······	二八三
中庸的「盡性」 ······	二九五

南方之強	三〇三
現在我們所需要的人生哲學	三〇七
唐君毅的中國文化意識	三一一
歷史的哲學	三二九
紀念方東美教授	三三九
梁漱溟的生命思想	三四七
行的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精神	三五七
生命哲學學術會議開幕演講詞——生命哲學	三六五
新儒者	三七七
社會文化	四一五
和平的真諦	四一五
發揚傳統的中庸精神	四三一
中西文化的精神生活	四三五

今日的中華文化	四四三
新聞的時間性	四五一
社會變遷中的道德觀	四五九
現代中國人的人生觀	四六九
家庭的基本權利	四七九
中國傳統的人生觀	四八七
儒家的商業道德	五〇一
中國傳統價值的評述	五一三
倫理道德和民族復興	五一九
穩定民族文化的基本點	五二五
家庭為神聖廟堂	五三三
三民主義的仁道——統一中國的基礎	五三九
了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正確意義	五五一
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	五五七

中華文化看台灣 ······	五六五
民族文化統一中國的意義 ······	五七三
生活的品質 ······	五七九
獻身於基督的人在社會的地位 ······	五八九
同心合力發起三代同居運動 ······	五九五
天地一沙鷗 ······	五九九
孫逸仙思想和新儒學文化 ······	六〇九

教 育

輔仁大學校長交接典禮致詞

樞機、郭總主教、各位主教、輔大各院院長、主任、教授、來賓及同學代表：

今天我來接受輔大校長職務，心中很安定，並不是因為我自己覺得有才能有經驗，也不是因為我心襟開啟，輕易放棄台北總主教職位。而是因為有幾種原因，可以使我心中安定，不緊張。

第一：輔仁大學在於樞機任校長期內，從開始復校的研究到現在的大學，已經成為一座很好的大學，建築偉大，學生眾多，精神活潑，聲譽高貴。在這樣好的基礎上去繼續發展校務，已經不是一磚一石的築路藍縷，辛苦工作，乃是有路可循，繼續前進。

第二：十幾年來，和于樞機一同工作，共同負擔復校工作的神父修女教授，你們都將和我合作，支持我的計劃，補足我的缺陷，你們將是我的職務的最好助手。

第三：我來接任輔大校長，不是我自動來的，更不是我要求或謀求來的，去年傳信部長羅西樞機和陶代辦問我願不願意任輔仁大學校長，我答說不願意；不過，若聖座有意思叫我去，我會接受。所以當我知道聖座和董事會的意見後，我便不猶豫地接受了；因為我信這是天主的聖意。既是天主的聖意叫我接任校長，天主必定要給我相稱的能力，以滿全任務。今早我行了聖神彌撒，七月十七日我曾到我特別朝聖的地方——台南玉井吾樂之緣聖母堂朝聖，把校長的任務獻於聖神，獻於聖母。

今天我懷著安定的心來接受職務，我穿的禮服是主教禮服。這是表示我以主教的身份來任校長，主教按照基督的訓示乃是牧人。牧人要用愛心照顧自己的羊群，使羊有水喝，有草吃；而且基督說牧人要能爲羊捨命。我們校長不是同普通校長一樣，我是用牧人的愛心來辦教育。

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教育宣言，以人格教育爲教育的目標。輔仁大學將本著這種目標向前邁進，培育青年學生立己立人，具有高尚的人格。全校的學生知道自重，也知道自動；全校教師以身教言教，引導學生上進。智識固然重要，做人之道更重要。中國古代所謂尊師重道，就是老師以做人之道教訓學生，學生乃能尊敬老師而實踐做人之道。

德國一位當代心理教育家斯班格茲提倡文化教育，主張教育應在文化以內進行。我以爲

目前自由中國的教育應注重文化教育，使青年們認識中國文化，接受中國文化；當然不是守舊的復古，而是要適合新時代要求。我常聽于樞機說：教宗保祿六世每次接見他，每次都說輔仁大學應是保全並發揚中華文化的大學。我就要按著這種指示努力去做。

今天我懷著安定的心情接受校長的重任，在將來的歲月裡必和大家一心一德來求學校的發展。「在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時，聖言會總長舒德神父向大會報告傳教工作法令，為說明修會和修會的合作」，修會和聖統制的合作，曾舉輔仁大學為例，證明這種合作為可能的事。我將保持輔仁大學的這種光榮。今天很榮幸有聖言會新總會長在座，我相信我們將來的合作，將是我們成功的重大動力，也是我們辛苦中的安慰。

謝謝大家來參加典禮，祝禱天主福祐大家。

• (五) 集文廬牧 四卅冊 書全光羅 •

輔仁大學校長更換的日記

一、第一次波折

于斌校長在民國五十八年晉陞樞機，民國五十九年，羅瑪教廷請他辭去校長職，造成一件小風波，後來，董事會決議挽留。民六十六年，教廷又請他辭去校長職，于樞機答應在次年辭職，關於這事，當時有人傳說是由我發動，因我想任校長，留學法國一位姓鹿的神父還寫信來罵我，實際上我一點也不知道是誰發動，羅瑪傳信部也沒有向我說明，我推測是因為依照教會習慣，樞機地位高，不任大學校長。于樞機在社會上事務多，身體又不好，不常到學校去，當時又傳說他計劃由一位非聖職人員接繼校長，教廷駐華大使館向傳信部報告，傳信部長羅西樞機和于樞機不太熟，因此請他辭職；我當時因外面傳說我想任輔大校長，我發動這次風波，心中氣憤，乘牧廬文集出版，乃發佈我的有關第一次風波之日記，于樞機當時有見到。現在連第二次的日記也一併抄錄發表，以表白心跡。

民國五十九年

五月二十六日

上午，十點，在主教團秘書處參加輔仁大學董事會。教育部高教司周司長列席，會議桌上放有錄音機，這都是從來沒有的現象。開會時先由周司長致詞，詞意鋒利，批評輔大內部組織很嚴。

我第一個發言請問周司長，教育部對輔大處理美籍旁聽生事，是否滿意？教育部對於輔大有何種指示？周司長答說，對美籍學生事，教育部表示滿意，但輔大內部現象，教育部認為有違法令。他乃條陳一些單獨事件，解為非法。

于樞機邀請董事每人發表意見，大家都客氣說當然接受教育部指示，一切按照大學法辦理。

討論如何改革輔大組織法，周司長催促即日進行修改。董事們的意見不大一致。我乃提議以修改組織章程事交由校長與三單位負責人辦理。全體投票贊成。

董事會議散會後，董事們心情很沉重，大家都覺得教育部的干涉可能是學校內部的人去運動來的。

晚，艾大使來電話，表示對上午的會議心中很不滿意。

五月二十七日

上午，耶穌會朱勵德神父來公署相見，談昨天輔大董事會議，我告以耶穌會和聖言會可以向董事會提出要求：（一）輔大三單位分任教務、訓導、總務三長。（二）耶穌會、聖言會和中國主教團訂立協定。

六月二十七日

主教團會議第四天，中午，艾大使在使館款宴主教團。我因兩點半參與光仁中學第一屆畢業禮，沒有等到終席即辭出。後來聽說，席終，艾大使向主教們報告教廷教育部對於輔大改組事，寄到訓令。

六月二十九日

晚飯後，赴耕莘醫院探問于樞機病況。于樞機已住院兩天，打發秘書找我。我昨天赴蘇澳，深夜回台北，今天知道樞機找我談話，晚晌乃去。

見面，于樞機就說收到艾大使的信，關於輔大改組事，信很長，內容最重要者有兩點：（一）改組董事會。（二）校長可請辭職。樞機頗憤慨。把艾大使的信交給我，囑我研究。他說：「辭校長一事，早已有心，而且也向教宗說過，這次決心辭職。艾大使請推薦繼任人，但繼任人應是主教。中國主教中可以任校長者只有兩人，就是你和香港徐主教，徐主教